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夷堅志甲卷七  
十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舉人臣劉禮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甲卷七

蔡爭娘

宋 洪邁 撰

陳道光字不矜南城人自桂林罷官歸過洞庭夢綵衣  
童自言是洞中龍子奉命告君勿食蒜韭及犬後三年  
當有所遇及期六月河中幕府檄使如商州道經藍田  
宿於藍橋驛夢向所見童執節而來曰仙子侯君至遂

導以行到一峻崖峭壁童以節叩石壁聞鎗然掣鎖聲  
俄入洞戶棟宇華煥金壁絢赫佳花美木世所未覩稍  
進抵中堂望一麗女方笄歲姿態縹緲宛若神仙中人  
正隱几寫佛書顧客至甚喜延相對席談詞如雲陳乘  
間調之曰獨居悶乎笑曰神聖無悶既而置酒同飲累  
十觴引坐於室室中皆錦綺文繡之飾燒蠟炬大如椽  
女子曰人間方三伏此處則無暑氣陳但覺清涼如深  
秋從容言吾蔡真人女今住吉邑以塵緣未盡當與人

會我之氏族見於春秋名嬿字靖娘小名次心幼時善  
秦箏父母以其與彭氏女名嫌更字曰箏娘得與君接  
幸矣君仙材也但世故膠膠不容久居此又言司命不  
欲與君大官恐復墮落爾因出白玉牌授之請曰君既  
游物外不可無紀陳操筆立成十絕句其一曰玉貌青  
童洞裏回洞中仙子有書催書詞問我何多事何不驂  
鸞早早來其二長恐凡材不合仙喜逢神女執姻緣雲  
中隱隱開金鎖路入麻姑小有天其三海石榴花映綺

窈碧芙蓉朶亞銀塘青鸞不舞蒼蛇卧滿院春風白日  
長其四沈沈香霧映房櫳翦翦簷頭盡日風汗雨頓稀  
塵慮息始知身在蕊珠宮其五老聃西逝即浮屠莫怪  
窓間貝葉書長晒楊妃仙格劣却教鸚鵡誦真如其六  
常怪樂天長恨詞釵鈿寄語太傷悲於今始信蓬山上  
有憶人間音問時其七一到仙宮白玉堂氤氲香澤滿  
衣裳非龍非麝非沈水疑是諸天異國香其八玉女倚  
天多喜笑素娥如月與精神假饒不許長年住猶勝人

間不遇人其九瓊漿飲罷日西沈瞬息歡游直萬金塵  
慮滿襟那住得鳳簫休作別離音其十玉水本流三島  
上蟠桃生在五雲間若非彼處皆凡猥劉阮迷昏錯往  
還寫畢復吟女命侍兒以簫度離鳳之曲曲終而寤簫  
聲故在耳後兩夕復夢童攜詩牌白曰仙子謝君玉女  
即天女也素蛾月精以見況甚無謂劉阮太真列仙也  
常相往還君何訾詆之甚老子為九天最尊奈何輒斥  
其名今為易老聃二字為道家仙格劣三字為苦輕肆

皆凡猥三字為那真實陳悉依其語童遂去且行且言  
曰人間文士輕薄好譏毀人回頭微笑而去自是不復  
再逢陳自作文記其事女與陳飲歎終宵曾不及亂非  
唐稗說所紀諸仙比其真玉妃輩乎

章澄娶妻

臨川士人黃則字宗德乾道五年登科調監衡州安仁  
縣酒稅待次鄉居同郡黃祖清秀才夢其友章澄娶則  
妻朱氏明日以語澄澄笑且慍曰黃宗德方盛年而吾

婦無恙焉有是事母戲我未幾則赴官踰歲而卒已而澄亦喪偶其後竟聘則妻為繼室

姚迪功

建昌新城姚叟政和三舍法行時為軍學生嘗謁夢於神以卜窮達夢已著公服設香於所居門外謝恩覺而不曉其旨或云老生當受恩科而不及赴者列門賜勅牒以為諸州助教于是憮然自念曰豈吾旦夕預貢選而蹉跎不第至於特奏名乎已而累舉不登籍遂束書

歸休絕意榮路紹興己卯皇太后慶八十需澤錫類姚  
以孫思賢獲鄉薦得迪功郎實祇命於家門距昔者之  
夢恰五十年方驗

趙善待

宗室善待居建昌城南之麻洲與其子汝泰皆嘗取應  
薦召該遇己酉覃需當補右列父子俱詣闕料理留滯  
旅舍行囊將竭捨而西歸倩鄉人傅庸候告命既還舍  
父夢子告至而已未也寤而疑惑謂塗中或有失墜之

患越數日又夢往所居二里間林田寺四顧無人獨子婦鄭氏同在夢中亦以為嫌跼蹐不安旦起語其家皆嬉笑後兩日忽苦咽間痺痛粥藥湯引皆不能進信宿而卒及告至則已亡不獲拜命俄而鄭婦繼死雙柩並寄攢於林田寺

鄧興詩

建昌鄧希坦娶朝奉郎李景適女生三男一女女嫁承議郎施宗振長子大防次男名興詩於女為兄好學有

雋譽夢為人召至一處高闕華宇三美男子坐廷上置酒張樂侍姬十數輩皆頂髻衣紅寬袍如州郡官妓分列左右或歌或舞興詩諦視不捨久之始認妓中一人乃厥妹也妹亦頻屬目流盼須臾一男子呼興詩來前命擊戲鼓辭以素為書生略不諳此藝其人強之曰但隨汝意搥擊雖不合音調無害也覺而惡之以語父母兄妹不謀而同蓋皆感此夢也相與嗟異未幾宗振赴行在惠民藥局鄧女隨夫侍行卒於臨安興詩繼沒

於鄉里三少年者所謂木下三郎者也連昌多其祠宇  
希坦所居尤與一廟相近故被其孽

童漢臣

南城童漢臣士人也生二十而天厥後故友蔡揆夢其  
來問訊交際宛如平日已而連夕或間一夕必見之揆  
頗懼乃徙寢他室夢之亦然且泣曰自古皆有死獨吾  
冤屈不可言揆曰君不幸正盛壯下世但以善而死何  
得云耳曰試視我形相如何視之乃成大蜈蚣累身赤

足長八尺餘延緣壁間揆驚而寤自是不復夢

建昌王福

建昌郡兵王福乾道中輪宿後園巡半夜後逢女子於宅之北便門外年少姝美笑謂福曰我乃知軍宅婆婆之女慕爾已久故乘夜竊出欲陪爾寢福驚喜過望即挾之至鋪所雞鳴始去自是眷戀不釋雖當下直亦代人守宿歷數月羸瘠如鬼正晝熟寢父母憂之父隨其所往雜居衆中伺察見女來就福綢繆歡聚明日呼扣

之且問其病不肯言但云我未嘗有病父怒欲施杖責方以實告父為謁假使在家治療又密詢郡舍老兵果有妳婆一女訝其安得常常出外且信且疑他日因福再上直復詣彼審視女又來父持燈逐捕女狼狽起走入天王祠而沒明旦驗之蓋捧裝奩侍女也引福至前低首不語於是擊碎其像福掩面嗟惜墮淚踰旬而死

徐防禦

吉州吉水人羅欽若楊主簿與眼醫徐遠同游邑野外

遇一客注目熟視不已三人同詢之曰汝豈能說相乎  
曰然因試扣之謂羅曰君異日可至大夫謂楊曰君命  
祿粗爾却當以子貴如能早致仕可生封員郎末乃謂  
徐曰君真貴人也三人相視錯愕雖童奴亦笑哂其妄  
乃誚之曰羅楊皆是及第官人徐生只一醫者負笈盤  
術日得百錢他無資身之策如何能貴客曰非爾所知  
日近清光者始名貴人此公行將遭遇矣衆一笑而散  
其後羅楊爵秩如其說徐旅泊臨安棲棲不得志適顯

宗太后患目疾訪草澤醫遂獲展効補官與宅錫賚不勝計稱為徐防禦有子登科

黃左之

黃左之福州人為太學生預淳熙七年薦書是歲冬池陽士人王生亦赴省試其家甚富以錢百千與黃左之結課王生事某神極靈驗黃致禱夢神告曰君來春必及第指一女子示之曰此君之婦也黃視女狀貌不甚長簪羅帛花於髻恍惚間以爪招黃手既覺手猶微痺自

念若榜下娶妻豈無珠翠之飾顧簪羅帛花乎王與黃  
遊處頗久相得益歡遂約曰君若登科當以息女奉箕  
帚明年果中選遂為王壻得奩具五百萬成禮之夕儼  
是夢中所見者簪花亦然黃初調南城尉為人道此

青童送筆

上饒余禹疇待次全州教授淳熙己酉科舉時玉溪門  
外李篙師夢青衣小童持筆五枝授之曰煩汝送去余  
教授處李接視但三枝有筆頭其二只空管耳明日往

告余不能曉也洎貢闈揭榜余氏子弟三領薦二中待  
補選次年姪鑄登科

徐達可

承節郎徐達可臨安人監行在樞貨務門以淳熙五年  
卒其兄百祿素友愛哀念之甚切招臨江閣阜山道士  
譚師一至家建設黃籙醮中夜達可憑一小兒索紙筆  
就燈下書三紙其一云達可平生耽酒迷戀荷兄同骨  
月開戒乘此功德還家瞻仰聖恩深重不可思議其二

云得荷天恩其三云達可平生無不了心願道衆共觀其揮毫百祿與家人捧以泣視字畫全與生時書札等為之鏤版傳示於人使知章醺感格如此

鍾世若

紹興二十六年宜春郡士鍾世若謁仰山乞夢以占秋試得失是夜夢自廟外門進抵庭下顧見廊廡間背縛一人於柱回望鍾欣然有喜色且笑且語因驚寤為朋友言不能曉其指意迨入試出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賦

為題始悟昨夢而背縛者反身之義顧笑者樂也神既告以題必可中選乃精思運牘第五韻押焉字欲用孟子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及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等語患無他經句堪對不覺伏几假寐髣髴間見黃衣一吏叱之曰場屋日晷有限豈汝晝寢時耶鍾曰正為尋索故事作對未得更問其故具以告吏曰胡不用孔子不怨天不尤人與飯蔬食飲水樂亦在其中為對乎鍾洒然而起遂綴輯成隔聯云孔不怨尤飯

疏食在其中矣孟無愧忤王天下不與存焉書畢自喜  
為得神助持卷而出考官閱讀批其榜云隔對渾成可  
以冠場寘之首選洎揭榜經義為都魁鍾居其次

黃遠真詩

乾道元年乙酉黃遠真過建昌士大夫多往謁必與之  
詩文修職郎鄧珪詩云柳綠桃紅春暮長家僮喚起睡  
中忙偶然日下音書至回首江城又夕陽珪既得詩又  
問享壽之數遠真瞪視久之曰五十七珪時年四十四

矣以來日無多且嫌夕陽之語但以日下音書之說恐  
或有中都薦召後四年乙丑夏五月十七日夙興盥櫛  
如常時近午覺體中微不快就榻偃息呼小奴奚童拊  
摩俄頃間遍身皆冷手足亦僵童撼之不應急報家人  
出視則已死纔得壽四十八去遠真所許尚九年蓋所  
謂五十七者指其卒之月日耳珪居宅在城下入斂時  
日正曛乃江城夕陽之謂也

羅維藩

羅維藩字价卿吉水人乾道五年省試罷夢其父告曰  
爾在舉場不可與福唐杜申爭緣爾家校杜申虧了三  
十八年陰德也兩人皆以治詩有聲暨榜出杜為經魁  
羅同奏籍而在杜之下二十八名殿廷唱第杜居第二  
甲羅第四甲相去甚遠

夷堅志甲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甲卷八

宋 洪邁 撰

戴之邵夢

戴之邵字才美吉州人少涉獵書記無所成名貧不能  
自養傭書於里中富家一夕夢荷鋤入其園劬地才一  
揮得銅印一紐方徑二寸有繆篆若彝器款識視之其  
文曰日方伯連率凡五字懸諸肘後再揮鋤得一板類

今時所用漆札題詩兩句曰愁絕江梅開嶺岸不知失  
脚到南塘至三得銅天尊像九軀攫而懷之至四得小  
印八九悉拾取而歸見其家方祀神禮畢徹饌遂寤夙  
興頗喜謹誌於主家書冊之末自是感激思展奮顧無  
以資身放浪江湖學作大字為市井寫扁額薄游抵長  
沙適張魏公居彼願見無因稍掃隸人之門以希一盼  
值其誕日夙造聽事以紅粉書壽字於地廣長二丈許  
公出見問為誰隸以戴道人對命呼至前搞以緡錢尊

酒辭不受曰之邵妄意功名所望相公者固不在此輒  
銜竒以自售公壯其言遣書屬之軍帥帥收隸伍行且  
多與之金俾偵邊亭息耗既行過期不反疑其亡去經  
數月乃還帥問稽留之故曰昨乘間潛入中原馴至洛  
都躬謁永安陵寢扣其證驗曰有碑刻在出諸袖中而  
示之帥轉聞於朝不沒其實仍加推薦高祖正以諸陵  
為念遽命召見戴敷奏詳盡音吐如流天顏悅懌詔補  
保義郎戴以本諸生不願右列遂換右承務郎已悟昨

夢第一印日字者面君之像也九天尊者祖宗也未幾擢守均州兼管內安撫又悟方伯連率之應罷官歸鄉訪故傭主餉遺累千緡求其所誌書冊以自表旋起知雷州地居嶺外有地名南塘又合前詩句其後歷太府丞刑部郎官則小印之驗也久之言者論其所得山陵文刻乃北方義士齋來欲獻納者而為戴戕後掩有其功因是被出以卒戴亦倜儻負俠氣或言所殺者蓋一僧臨死一歲間覩其為崇未得其本末也

錢塘縣尉

政和中提舉兩浙路學事楊通貫之按部婺州往訪一異人坐間典牋吏以錢塘尉書至未啓緘異人曰得非求舉乎楊曰然方欲論薦曰無益曰渠為五百鵞訴冤非久於世者楊未之信明日遣駛卒持薦牘往比至則已殂楊後到錢塘呼尉吏而問其狀對曰以病死曰嘗殺鵞乎曰平生不曾殺生數月前平江朱太尉託造鵞鮓遂買五百頭醢之楊深加悼歎疑異人者通知幽明

之故云

符離王氏蠶

西陽雜俎支諾臯篇載新羅國人旁邕求蠶種於弟弟  
蒸而與之邕不知也至蠶時有一生焉日長寸餘居旬  
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弟伺間殺之百里內蠶飛集其  
家意其王也是說殊怪誕近宿州符離北境農民王友  
聞居邑之蔡村與弟友諒同處娶邑人秦彪女天性狠  
戾日夜譖諒竟分析出外或經年不相面諒嘗丐蠶種

於兄秦以火燭而遺之諒妻如常法煖浴以俟其出過期亦但得其一已而漸大幾重百斤秦氏始疑焉伺諒夫婦作客東村但留稚女守舍秦呼其夫同詣之詐女往庖下直入蠶房見蠶卧牖畔喘息如牛食葉如風雨聲秦鞭以巨梃每一擊輒吐絲數斤秦震怖魂魄俱喪急促夫歸因病心顫踰日而死及諒蠶成繭皤然如甕繅之正得絲百斤

王揖雙雞

鄱陽卜者王揖僦旅邸一室畜雙雞一牡一牝牝生子  
正抱啄於栖中揖有客喚童取其牡將殺而烹之牡叫  
呼牝聞聲走行栖外孜孜注盼哽噎悲鳴若欲訴揖而  
免牡之死揖弗悟竟殺之牝躑躅哀呼不復顧羣雛終  
夕唧唧晨起不復食凝立砌下沈沈如醉然少焉氣溢  
其吭遂喘而死

哮喘張二

鄂州大吏丁某死妻年方三十與屠者朱四通其子二

郎尚少不能制至於成立朱略無忌憚白晝宣淫反怒  
丁子不揖以為見我無禮蓋以假父自處也丁憤懣以  
母之故且慮醜聲彰著隱忍弗言有哮張二者密州諸  
城人遭亂南徙亦以屠為業壯勇負氣丁意可囑此事  
而每與儔輩詣市飲酒張擔肉過前輒呼買之而厚酬  
厥價久或至數倍他日邀之飲問何以不作區肆而行  
賈僕僕張曰非不能之但赤手乏本耳乃付之數百緡  
默念彼當感我恩誼必可使從容曰君知我心中有不

平事乎曰不知也丁以乞毆朱為請張艷然曰訝汝貸  
我錢蓋欲陷我於爭鬪奮衣而起自後相遇邈然如不  
相識迨於絕交衆哂丁不知人而下交非類丁亦銜之  
未幾張拉朱同渡江買猪於漢陽爭舟相毆擊既歸夜  
入朱室殺朱與男女並三人自縛告官終不及丁一詞  
時岳少保領大兵駐鄂嘉其志義移檄取隸軍中不問  
其罪後以功補官

王公家怪

鄱陽人王公居魏家井側好事邪神以求媚至奉五侯  
泥像於室香火甚謹忽聞屋底有異聲俄如人音晨炊  
未熟飲食器皿自厨冉冉而直入後圃隙人取之回復  
去如故舉家不能安迹乃徙舍於茶場巷其怪仍前不  
止或寇冠珥亡衣衲以至牀榻茵席均扶舁而去布列  
廷下煙焰蓬勃起於衽帳急往撲救則已穿穴其後招  
道士治之且禳且禱為遷像置城隍祠於是始息

甯行者

樂平明溪寧居院為人家設水陸齋招五十里外衫田  
院甯行者寫文疏館之寢堂小室村刹牢落無他人伴  
處時暮春之末將近黃昏覺有婦女立窓下意其比鄰  
淫奔夙與僧輩私狎者出視之一女子頂魚魷冠語音  
儼利容儀不似田家人相視嘻笑曰我只在下面百步  
內住尋常每到此一寺上下無不稔熟者甯居鄉墮平  
生夢無此境界惟恐不得當曲意延接遂同入房閉戶  
張燈寺童以酒一甌來饋甯啓納之女避伏牀下甯謂

童曰文書甚多過夜半始可了得吾至此時方敢飲乃  
留之而去復閉戶女出坐對酌宵次挂小鏡窺取觀之  
問何用曰素愛此物常以隨身所著衣皆素潔而襞褶  
處不熨貼條條露現窺曰衣裳有土氣何也曰久寘箱  
篋失於曬暴故作蒸浥氣耳已而就枕月色照燭如晝  
女色態益妍繾繾離洽窺終夕輾轉不成寐女熟睡鼾  
齁將曉出門窺送之又指示其處曰此吾居也汝若未  
行尚復來纔別而主僧數問訊駭曰師哥燈下寫文字

但費眼力何得辭氣困憊如此寧唯唯未以實告僧顧  
壁間插玫瑰花一枝大驚曰寺後舊有趙通判女墳其  
前種玫瑰當花開時人過而折枝者必與女遇或致禍  
其來已久今爾所見是其鬼也宜亟歸勿留寧愧懼而  
反然猶卧病累日後還俗為書生今在淮南

簡寂觀土地

都昌人陳彥忠伉質好義疎財倜儻嘗有党大夫者自  
河北來同寓居西陳里將赴調無資財可行彥忠餉以

百千且館其老稚於家待之如骨肉其賙人之急類如此乾道三年十月以疾亡臨卒前一夕夢告其父曰彥忠不得終養茲受命為簡寂觀土地矣父未以為信已而其子亦夢如所言踰歲後再見夢曰自為簡寂土地今一年久而室宇摧敝每天雨則面目淋漓不可寧居四體殆無全膚宜為我繕理明日乃父乃子相與語即往彼處視之而信乃為一新之

鄂渚王媪

鄂渚王氏三世以賣飯為業王翁死媼獨居不改其故  
好事佛積蓄有餘則盡買紙錢入僧寺如釋教納受生  
寄庫錢素不識字每令爨僕李大代書押疏文媼亡歲  
餘李猶在竈下忽得疾仆地不知人經三日乃蘇初為  
陰府逮去至廷宇下見紫金官負据案坐引問鄉貫姓  
名訖一吏導往庫所令認押字李曰某不曾有受生錢  
此是代主母所書也吏復引還金紫者亦問李對如初  
曰汝無罪但追證此事耳汝可歸既行將出門遇王媼

與數人來李見之再拜媼大喜曰荷汝來我所寄錢方有歸著汝到家日為我傳語親戚鄰里各各珍重李遂復生時乾道七年三月也

### 隗六母

鄱陽小民隗六居城北五里家甚貧為人傭作淳熙十年夏與同里史五乘夜入柴氏盜牛隗適先至以短槍刺牛死柴覺之持杖來闌外隗即逃去史續至遂遭痛箠歸舍數日而殂其妻以夫因盜而遇害不敢聞于官

隗之過無復有知者自以為得計歷一歲隗母病亡經夕復生語其子曰汝向來同史五謀柴氏牛史死而汝脫雖人間不敗露而陰府須汝對證汝不可免矣言畢奄然又三日隗死

山陽癡僧

楚僧行欽建炎中落髮於州之隆興寺紹興兵亂去而之他方久乃復歸里閭道俗舊嘗接識者十無一存昧然如癡醉逢人縱語莫能曉其意嘗負佛像一軸於背

每詣市買熟肉飽食留其餘滓取佛出挂於人家廁傍以滓灑洒之如是累年畫卷丹粉益鮮明標飾牢潔人多疑其異但無有識其所止郡中喪葬必持冥賻往獻羣僧設法事亦預焉衆吹螺擊鼓梵唄喧闐欽蒙首倚戶鼻息雷鳴達旦無一言徑趨出主人邀挽就飯勉食之才退即攜米麵鹽醢椒菜之屬實其家倉忙而去辛巳之秋金亮將犯邊先期不見兵退明年楚民漸還欽已至或詢其故答辭殊妄誕不根唯日日馳走街陌中

呼之不應亦未嘗從人乞食郡目為癡僧不知所終

晁氏墓異

濟北晁生寓居撫州五福寺閑步寺後沼上見一蝦蟆  
伏草中大如盤異而殺之纔還舍聞鵲噪簷間繼而滿  
空如雷移時不止出視之蓋無所覩但盈耳之聲如初  
亦未以為怪是夜其子讀書窓下燈忽自滅有物立於  
傍子暗中擊以界尺反為所奪奔而出晁始悟墓為祟  
遣就寢睡未熟覺牀微動舉手捫之已離地尺許幾接

屋棟自是嬉笑於梁歌舞於空變幻百端招師巫禳却無一驗遂徙居他所怪復然於是旋繪玄武像朝夕香火甚飭過數月乃已

朱諷得子

下邳朱諷往京師赴省試至宋城逢日者占軌革影邀而卜之過益之妬其像畫一猴子上有望字一人衣紫腰金執笏若進揖狀婦人以箕盛嬰兒於前日者曰君此行必登科他日仕宦亦顯但捧箕饋子事為不可曉

遂別去到京入試之次日二僕絜笥送至貢闈而反行  
穿曲巷聞兒在地上啼視之見故帛裹一初生嬰孩因  
相謂曰是必人家非正所出吾主公未有子不妨收養  
之乃抱歸邸舍適舍婦有乳倩使哺育迨暮朱來僕迎  
以告朱大喜顧乳母與之還家詢所棄處正名簞箕巷  
朱果擢第名此子曰省郎終身無子遂為嗣

絳州鼓堆泉

絳州鼓堆有龍女祠其下泉一泓方數丈可灌民田萬

畝左右農家恃以為命歲時祭享甚謹不敢微有媒汚  
由是每經大旱未嘗憂饑凶女真人富察為郡守以絳  
地形穹崇艱於水利思欲導泉入圃博議雖久竟以高  
下勢殊不能遂乃敬謁祠下懇禱其夕夢神告使速浚  
渠富察寤併力治役渠成水終不可致又夢之曰吾有  
三子今皆成人而未有血食已敕令守渠運水以成使  
君美意富察許立祠神喜謝而去比曉圃吏來白昨夜  
三更後水從新渠入圃矣富察即率僚屬往祭其廟以

報神惠為三子立祠且奏請于廷爵之為伯一郡遂賴  
其利

夷堅志甲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甲卷九

宋 洪邁 撰

宋道人

豫章楊秀才家稍豐贍有丹竈黃白之癖凡以此伎至必行接納久而無所成則聽自去由是方士輻輳一日小童報有客稱曰燒金宋道人欲入謁楊喜束帶迎之其人清瘦長黑微有髭兩耳仆前如帽著黃練單袍容

儀灑落即延憩書室朝夕供處稍稍治小方輒應驗然  
未嘗暫出嬉遊楊乘間叩以要法歷旬始肯傳當用藥  
三十餘品悉條疏所闕買之於市楊請與偕行不可曰  
吾習靜惡囂豈應却投鬧處君宜獨往楊且行又曰君  
出後小兒曹必來惱人幸為扃戶使得憩息楊如其言  
訪數藥肆買諸物最後到一肆望其中有默坐者衣製  
顏狀全與宋生等頗驚正擬問訊坐者搖手止之楊遽  
歸室戶扃鑰不動啓而視則宋瞑目燕坐凝然如初楊

幾欲下拜以為雖薊子訓左元放分身隱現神游變幻不能過也自是益加禮遇隨所須即應之未幾不告而去取所貿藥以治鈔永不能就分銖計供億餽謝及藥值不啻千緡自謂親逢神仙不少悔又徽州婺源武口王生者富甲鄉里為人頑很可憎衆目為王蜚齧俗語指惱害邑落之稱也性吝嗇尤惡僧輩行化至必罵斥不與一錢有頭陀茁髮癯醜伺其居內直造門鳴鐃唱佛厥聲震響王聞之怒持杖擊走之甫自外還前頭陀

故在廊下鳴唱如昨王愧怖敬為羅漢聖僧搏頰悔過  
立取白金二十兩與之猶悚然盡日兩州人說宋生與  
頭陀皆兄弟雙生甚相似故各售其詐以欺楊王二人  
耳

益都滿屠

益都屠兒滿義賦性獐烈力能扛鼎絕不畏鬼神醉經  
叢祠輒指畫嫚罵習以為常巫祝袁彥隆者詐人也密  
與其黨最厚者謀曰清元真君廟摧敝歲久吾主香火

將一新之而邑人莫肯相應和滿屠兇猛不信向衆耳目所共知者儻因之以假靈必可成也於是邀義飲於家酒酣謂之曰我欲擇某日致禮於清元廟下至期當富有觀者子乘酒力呼譟而來揮斥衆人登堂正坐以神自居飲其酒食其肉且大詈其神使衆傾駭可乎義曰此正我所願為者又何難哉衆遂以其日收合數百少年旛旂旌幢夾列道上饌具牲幣種種豐腆鼓震樂作義直趨祠所毅然踞坐自言吾神也取牢醴恣啗之

而詈神極口良久義忽狂作口鼻耳目皆流血仆地而死皆謂義觸神之怒而致禍怖畏靈威爭捐金錢入廟祠宇大興數歲而後素之徒因分賄不平詣府縣告其事盡捕鞠而刑之

從四妻元氏

符離人從四居灘上家素肥饒好事口腹多釀酒沽賣魚鱉膾鯉朝暮飫食妻元氏解迎逢其意每親執刀刀所戕物命不復殫紀元因產死從生念之不忘里人春

月朝岱嶽從欲薦拔厥妻持供具往獻既至泰安三日  
未登廟縱步市中白晝與元遇數人隨之恍惚間且悲  
且喜交叙睽濶元哽噎而言我以鸞割魚鱉之故積業  
極深日受楚毒爾儻見憐宜思所以救度之理從泣下  
曰吾所為不善致汝如此吾生亦不如死耳至於道佛  
修嚴雖罄蕩家貲固所不惜元曰無用多言明日申酉  
之際可獨至廟中詣西廊之地一處看我當可信也從  
遂還寓舍齋戒如期而往見元荷械加桎梏帶薦曳索

羣鬼驅以前脫械去衣束以薦用鎌刀剉截如縷流血  
塗地須臾一鬼持盃水呼其名而嘆之即還故形俄又  
復然凡六七反然後施械擁去從悲怖出門終夜不寐  
又明日再遇元曰信乎曰信矣曰所禱勿負約也大慟  
而別從歸後極力營善果終其身不復殺生

史省幹

史省幹者本山東人後寓居廣德軍興教寺寺側有空  
宅頗寬廣而前後居者率為鬼物擾亂不能安處宅主

欲售於人亦無敢輒議史貪其價賤獨買焉姻友交勸  
之不聽乃擇日命匠繪葺自往臨視坐堂上一叟烏幘  
白衣揖於庭間史素不之識趨下謝之曰翁為何人何  
自至此對曰子乃住宅土地神也今聞足下治第舍願  
貢誠言史曰敢問何謂也曰此實為怪魅所踞其類甚  
繁然亦豈能與人競但向來處者皆非正直吉德之士  
故不能勝邪君既正人居之何害特當徙房於東南隅  
而以故房為庖廚必可奠枕語畢不見史悉從其戒且

一新土地廟宇其後帖然

闕王幞頭

漳州闕王廟在州治之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謹偶像數十軀其一黃衣側足貌怒而多髯執令旗容狀可畏成都駛卒王雲至府巫祝喻天祐見之以為與廟中黃衣絕相似乃招至其家飲之酒賂以銀杯且付錢五千并大幞頭範樣語之曰市上歌遷開此鋪倩而為我與錢使製造一頂須寬與數日期冀得精巧雲不解其意以

意外所獲即從戒至耿氏之肆耿默念其安得有人頭  
圍如是之大者亦利五千之入約為施工而雲持公家  
符帖不得久駐捨之而歸竟不以喻生所囑告耿候其  
來取而杳不至後數月因出郊入闕王廟見黃衣塑像  
大駭曰此蓋是去年以錢五千令造大幞頭者也因以  
小索量其首廣長還家校視之不差分寸悚然謂為神  
立捧獻之事寢流傳一府爭先瞻敬天祐正為廟史藉  
此鼓唱抄注民俗錢帛以新屋宇富人皆樂施凡得萬

緡天祐隱沒幾半歷十年雲復來潼人見者多指點笑  
語怪而問其故或以告之雲曰此喻祝設計造詐借我  
以欺神人吾往謁之當得厚謝於是走詣之天祐恐昔  
謀彰敗了不接識雲恨怒訴於官天祐坐黥竄盡籍其  
貲

尹二家火

楚州山陽縣漁者尹二家於神堰北新河之東累世網  
捕稍能足衣食有室廬一旦遭火焚蕩又營之復罹煨

燼頻年至於三無力可為但結攬蘆葦束縛以泥補葺  
徒蔽風雨而已每至中夜聞外間行人窸窣之聲慮為  
寇害出視之見十餘輩著白衣皆執火炬尹氏大呼遂  
聞然而散略無影響良久復然尹氏懼暫投駐親舊之  
室禍至如初嘗正寢在戶望六七人來往空際以線繫  
紅炭置屋上亟行撲救俄相繼起焰於側如是半年尹  
生業盡廢妻子愁悴染病怪猶弗已邑人畏回祿移災  
就其地作福禳謝後雖帖息而其家人十死其八矣

蔡乙兇報

陳州人蔡乙者家素貧父母俱亡受雇於獄級陳三之門遂習其業秉性既兇忍而目之所見又皆不善事也久而為惡徒所推凡囚入其手雖負罪至微亦遭毒虐容貌絕可憎郡中至謂取命鬼年至四十餘一夕守囚於獄夜過半衆聞若有呼蔡乙聲甚振怒起視之已倒挂於壁間儔侶多疾其為人方快之佯睡不問明日則見四體九竅浥浥流血始掖以歸是夜復然呻晷悲哀

如受鞭笞或濶步撐拄全類纏縛祈死不能痛苦經歲  
臨瞑作牛鳴嘔血數斗然後大叫而絕

張高義僕

楚州東漸民張高家巨富好施與務濟民不責人之報  
年方壯遭亂流離骨肉散落獨與一僕羈栖於射陽湖  
中乞食以活為賊所掠求貨不得縛於大木之下將生  
啖之已刳數鬻僕竄既脫矣見之慟哭而出舉身遮護  
而拜賊曰此是我主雖本豪富今赤身逃難尚無飯吃

豈得更挾財貨如欲飽其肉則又瘦瘠願膾我以代之  
賊雖嗜殺人亦為義所激聞言嗟異亟解高縛并僕釋  
去且遺以錢帛迨紹興中淮上安定高歸理故業貨產  
尚贏百萬僕亦存高以弟待之張氏子姪皆事之如諸  
父

梁小二

解州安邑池西鄉民梁小二家世微賤然皆耕農朴實  
至梁獨狠戾其母寡居事之尤悖妻王氏性恬靜所以

奉姑至謹皇統中河東荒饑疫癘薦臻流徙滿道路梁  
挾母與妻并稚子四人偕行至孤山之東陵就野人乞  
食以哺其子王氏念姑久不食減半以與之梁見之怒  
甚詐使妻抱子前行自與母在後相望百步許即仆母  
在地曳入道側掬泥沙塞其喉然後去稍進遇妻妻問  
姑安在曰老人舉足遲但先投大家丐餐以須其到可  
也久而杳然妻疑為夫所害還訪之見尸已僵拊膺悲  
泣急取水扶灌氣竟絕不蘇乃奔告里保執梁送於縣

才及中途風雨暴作，霹靂不辨人，迅雷震耀，鬼神飛焰，雜還出沒，衆懼散，亦不暇顧梁所之。少還，澄霽，梁乃卧土窟，頭目皆為天火燒爛，唯腦骨僅全，儼成髑髏，肢體如故。目睛暗淡無光，而不死，能別識人物飲食語言，皆無方常。謂人云：「有三鬼守我，每得食必先祭之，而後敢食。」官愍其妻子，給粟養之。梁經數年尚存。

魯晉卿

徐人朱彪赴官宿遷之崔鎮，到任累月有客魯晉卿來。

見丰姿灑落可愛因留止外館異待之每逢人輒出小  
戲劇資歡笑而畧無所求見之者無不悅喜彪會族友  
飲於後圃酒方行晉卿至彪曰今日無以為樂先生能  
效古人化鮮鯉作膾與衆享之可乎笑曰此甚易事但  
須得魚鱗一片為媒則可彪命僕取數片授之乃索巨  
甕滿貯水投鱗于中羃以青巾時時一揭視良久舉巾  
數鱗騰出一坐大驚庖人受魚治膾鮮腴非買於市者  
可比猶以為幻術所至不深信也會郡治一新移文鎮

吏令製鐵鈎鈕釘鉸之屬合數百斤期限峻迫倉卒未能辦彪意緒窘撓晉卿問故彪訴之魯笑曰何不早告我是何足言且飲我酒酒至連酌六七觥遣人輦黃土汲水拌和為泥捏諸物成坯暴日中預熾炭以待稍乾悉寘爐中呼鍛工扇以鞴經時鉗出之皆如精鐵所就不假磨錯無一不堅好工相顧駭歎彪始敬服乘醉丐其法晉卿無語翌旦失所在

董小七

董小七臨川人因避荒流落淮右為海陵陳氏操舟常  
獨宿其中天氣盛寒董糊室罅隙置煖火飲村醪一杯  
而就寢熱盛氣不宣泄遂悶絕旁無知者乃見夢於陳  
曰將悶死於船倉急救尚可活陳覺以語妻妻曰彼既  
云未死如何解託夢不足信也於是復睡夢如前而加  
苦切曰主人若來遲定應不救如肯來乞勿張皇仍勿  
用燈燭照見魂魄遇之必逝去不返更須先屏燈火俟  
某少醒徐扶起則可陳驚寤亟出喚僕與之俱登舟董

如魘死之狀口鼻氣息僅綿綿不斷乃依其說果復生  
董以生人能入夢以脫性命亦異矣世言夜呼被魘者  
不得執燈若誤用之必死其說誠然

夏義成

樂平北村人夏義成生計給足一意好善不與里閭校  
短長未嘗以爭訟到官府有四子作兩宅分處之優游  
就養至八十八歲康寧無疾飲啖僅取適口唯日飲酒  
三二升悠然獨酌有自得之意紹熙四年盛夏微有不

愜語家人具殽饌盡集子孫甥姪共席酒三行赴浴令  
一子揩背甚以舒暢為樂浴罷更衣踞胡牀拱手端坐  
遂亡時正隆熱未斂前二日手足皆柔軟隨人屈伸口  
鼻氣雖絕無一點腐穢僧俗來觀以為大善知識所不  
能然蓋吉德之報也

夷堅志甲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甲卷十

宋 洪邁 撰

海王三

甲志載泉州海客遇島上婦人事今山陽海王三者亦似之王之父轉賈泉南航巨浸為風濤破舟同載數十人俱溺王得一板自託任其簸蕩到一島嶼遂陟岸行山澗異花幽木珍禽怪獸多中土所未識而風氣和柔

不類蠻嶠所至空曠無居人王趨於大木之下莫知所  
留忽見一女子至問曰汝是甚處人如何到此王以舟  
行遭溺告女曰然則隨我去女容狀頗秀美髮長委地  
不梳掠語言可通曉舉體無絲縷樸樸蔽形王不能測  
其為人邪為異物耶默念業已墮它境一身無歸亦將  
畢命豺虎死可立待不若姑聽之乃從而下山抵一洞  
深杳潔邃晃耀常如正晝蓋其所處但不設庖爨女留  
與同居朝暮飼以果實戒使勿妄出王雖無衣衾可換

易幸其地不甚覺寒暑故亦可度歲餘生一子迨及周  
晬女採菓未還王信步往水涯適有客舟避風於岸隩  
認其人皆舊識也急入洞抱兒至徑登之女繼來度不  
可及呼王姓名而罵之極口悲啼撲地氣幾絕王從蓬  
底舉手謝之亦為掩淚此舟已張帆乃得歸楚兒既長  
楚人目為海王三紹興間猶存

山明遠

山明遠滄州人字彥德其先亦衣冠之族至明遠益貧

無室家可依乃行游濱棣間以干謁為習或終朝不得食兩足蠱困偃僂於道傍冀一飽不可致而又為渴所驅出飲水濱回坐大木下良久一兔過前疾步擒取之剝啖不遺鬻肉殊覺甘美因自念林麓之間熊虎狼豹專以搏噬狐鹿豚兔恭養其軀山巔谷口其樂無極吾為人而顧不如可憐也哉既飽出行值日暮訪野老黃若虛家求宿黃嘗入道素好客見之喜置酒延留劇談滾滾不倦酒酣遂言食生鮮之適黃聞而疑懼細視其面

目頗與人殊以為畜類變怪潛起呼羣犬譟逐之明遠趨下階呼鳴數聲化為黑狼攫一大而去不復可尋迹黃後至滄州詢其族胄茫不知所在矣

蔣堅食牛

日者蔣堅金陵人乾道元年游術江右至鄱陽就邸舍起卜肆其學精於六壬為士大夫所稱道遂留不去有母存事之甚謹淳熙癸卯四月堅抱疾當昏困間見數人執火炬造其室喧呼雜鬧大呼其姓名出文牒一道

曰奉命來追堅欲拒而不能乃隨之去至中途有六七  
十人偕行約兩時頃到王者所居一使引由西廂過幽  
暗不可辨入立庭下王端坐殿上吏高唱云追某人某  
人到逐一前點名朱衣吏呈閱案牘皆押而西望東廂  
光明如晝悄無一人得往王獨留堅問曰汝平生好食  
子母牛肉罪業深固今當受其苦堅驚怖答曰雖好此  
味但遇屠者市肉則買之未嘗親殺也王曰以汝嗜此  
故屠人宰殺以奉汝焉得無罪而敢飾詞抵諱何也堅

曰堅雖有罪死不足惜但老母年七十六歲自是無人  
給飪粥為將奈何王笑曰予亦知汝孝於母特放汝還  
從今不得再食牛矣堅再拜謝王勅一卒送之歸矍然  
而蘇母與妻正相對垂泣後四年乃死其初來鄱陽之  
歲以大布三幅書金陵蔣堅四字盤術於街十二月四  
日子詣東園呼之為文惠公論命時叅知政事堅曰此  
命方超陞如是秀才便及第選人便改官庶僚則為侍  
從從官則入兩府執政則拜相仍即日有嘉音予語之

以實對曰若然則做大事無疑恨氣數不耐久明年三月宜自勇退予曰既云正拜不應進退太速因以知樞密院汪明遠簽書葉子命併扣之堅曰皆當遷亦甚緊然葉不過四月汪不過五月皆當去予弗之信已而正以是日文惠拜右僕射汪進樞密事葉叅大政明年二月文惠去位三月葉去四月汪去皆如其先後各差一月云是年六月予以知吉州奏事堅同他客送至小渡衆意予必留中堅曰未也秋末乃佳耳果入對訖付以

郡事於是以委曲授邸吏使報州發迺卒及還家擇用九月二十日西赴官先旬日出舍於圃喚堅占課堅曰有面君吉神入傳不必往才數日召命下乃以所擇日啓塗二事既驗戊子科舉士人登其門如織幾獲錢五百千從此小康厥後聲譽頗減以至於亡

### 羽客錢庫

金陵雨花臺下居民甄氏牧牛於野值兩人東西相逢迎如今羽客衣冠擎拳對揖其一曰錢庫後門久以積

壞宜急倩一夫整之其一曰諾遂散去良久甄獨行至山側峻崑下見崖傍一穴大如斗中有散錢洩出即解衣包之欲還家報父兄併力輦取且慮他人得乃搏泥窒塞穿處回至中途復遇前二客其一又問錢庫門已葺未其一曰方用錢三百貫雇一牧童填補訖甄時年十七八歲曉其語歸為父言之數其錢正得二百三十一文洎家人集元處穴不復可尋矣

龍鳳卵

河中府滎河縣北鄉鎮有孤峰峭絕名曰鳳凰山山之西一僧舍曰鳳凰寺塔曰鳳凰塔蓋嘗有鳳棲其上故得名秦地既陷於金僧紹洪住持累年其後遷化寺衆議立塔葬之發地獲一物長六七尺非石非木其狀如卵衆覩之驚異擲諸河滔滔巨川水不能沒少還飛濤激浪幾與雲接皆委去疾走迨至元處卵若為人扶翊復在焉衆不能隱告於郡旋遞送燕山俗目為龍鳳卵薦福如本

饒州城下六禪刹東湖薦福寺最大信州貴溪人如本  
住持頗為叢林歸向淳熙八年正月感疾數日弗愈至  
二十八日呼侍者謂曰老僧今夕當別侍者泣曰和尚  
歸西天弟子緣薄不知再遇師於何日曰明日便可相  
見侍者曰會於何所曰城裏崇福院門外王太醫家也  
侍者出鳴鼓告衆坐入寢室問訊其言如初皆莫能悟  
旨意甫黃昏而亡先一夜醫者王大辨妻姜氏夢挾他  
醫熊彥誠妻游寺見本老卧於廡下龕中前問之曰長

老何不在方丈笑而不答但覺耳畔如有人啜泣既醒則其子坦婦汪氏以臨蓐艱苦放聲而哭至明日酉時生一子迨旦數僧來詣王氏具說本老遺語大辨亦告以妻夢事既符合引僧入視嬰兒即張口大笑自是絕不如輩其家呼為僧老

### 復州菜園

湖北雁兵戎燒殘之餘通都大邑翦為茂草復州尤甚子城內有廢地稍除蕩瓦礫治作菜園丁鉏斲種植以

供疏茹發判官舍在其東錄曹在其西紹興四年四月  
予兄子棹為僉判赴王錄曹飲席日衡山後小童見二  
女子頂冠著紅背子把手笑入圃以為官倡也但訝黃  
昏不脫上服與錄曹一童言之蓋郡僚清燕元未嘗用  
佐尊者乃知為鬼庚志所載傅旺夜見女鬼正此處云

陳體謙

南城陳氏子謙字德光始為士人後出家削髮法名體  
謙素不檢嗜酒及色既為僧故態不少悛雖居報恩光

孝寺而常常在家且竊汙鄰比婦女外間盡知之謙處之自若至於酣醉食肉特其小小者耳乾道末年染疫疾未甚困篤夢被追到官主者公服怒坐責之曰汝口誦般若而身犯戒律死有餘罪叱獄卒械之謙稽顙謝過竟不許驚寤顛悸為人言所見曰悔無及矣旬日死

寢忠廟

乾道元年六月郴盜李金黃谷犯道州破寧遠縣焚官民居室皆盡湖南安撫使檄衡道郴桂四州都巡檢使

王政會合他兵將討捕至邑下寨柵未立政出於軍中  
恃勇輕敵單騎馳鬪挑戰遂為所擒初欲活之政肆罵  
不屈乃斬首棄屍路傍時方盛暑同死者血肉狼籍臭  
穢腐爛政屍獨不壞蠅蚋螻蟻亦不集雖營營擾擾勢  
若欲前如為所驅莫能進死處距其官舍二百里所乘馬  
奔歸家人疑其有變走問之收拾遺骸尚猶可識帥以  
忠義之節上於朝詔贈廣州觀察使官其親屬五人就  
戰地立廟以祀賜額曰褒忠

甘林二命

人之賦命歲月日時同則壽夭榮悴亦大略相似豐城  
甘同叔莆田林直卿皆以紹興甲寅年丙寅月甲子日  
甲子時生皆為士人同中淳熙戊戌省科年四十有五  
矣林以母服不及廷試甘先擢第調靜江府司戶叅軍  
待闕林以辛丑還試得監某州稅即之官甘方赴任踰  
歲而卒林泣事僅一考用他故去未幾亦卒其所享祿  
食亦均甘但多被青袍三年耳

王仲共

王垂仲共淳熙中以朝奉郎知武岡軍湖南安撫王宣  
子薦其才有旨與知州差遣既受代枉道詣潭府謁謝  
次衡陽其子萬石夢人告曰尊公已降秩宮觀矣晨起  
語父以為凡夢中所云貶降蓋遷也仲共笑曰吾方以  
年勞當轉散郎且無罪何由黜削又正被陞郡之命吾  
不丐閒安有奉祠之理汝夢不足信洎到闕登對論谿  
徭事甚悉詔以知邕州俄坐薦土豪楊某當平蠻洞時

宣力可用乞與推賞而奏劄誤書其名朝論謂不謹遂  
鐫一官仲共殊不樂乃上祠請得武夷沖祐觀盡如夢  
兆仲共初登第嘗夢出行長塗先驅者負占牌上有邕  
字寤而為人言再調必作令邕者小邑也及除是州恍  
思前夢疑仕宦止此絕惡之還南城未幾疽發背而死  
萬石竟不霑遺澤

艾大中公案

紹興三十一年葉伯益為臨川守以剛猛疾惡布政豪

宗大姓過惡被罪者必籍入家貲甚者滿其室崇仁縣富民艾大中資給劫盜因以起家既抵法郡命以牛車竭其魚塘得人骨頭顱幾百數又嘗呼兩匠合大木為巨凳而中實以金銀數千兩甫訖工則殺匠以滅口所為不道大率皆然凶傑彊獷之狀足以滅族一時無不稱快後三十年當紹興辛亥吳人楊遷深道出守方晝寢夢一吏啗於廷稱索本州崇仁縣某鄉某里艾大中籍沒案卷要照證公事楊未及答而寤不知所為姑取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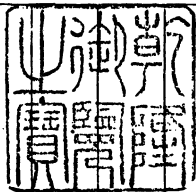
歲所治獄訟一一驗之皆無其事以夢甚了了不能自  
已遍訪老吏乃知有向來本末者命檢牘經日始得之  
擇小吏楷書者繕錄凡數百幅具香紙併焚之乙志所  
載宣州何村公案蓋是冤死若艾氏之罪情法相當豈  
得尚訴訟幽冥之間當必有故特世人未知耳

扣冰堂僧

程虞卿建安人嘗為他郡幕僚受性剛豪多結里黨輕  
俠椎牛釀酒畋獵博塞乾道三年春二月赴一宗室家

宴飲半酣與同坐者入大中寺至扣冰堂繪匠方畫佛  
壁內一侍者貌古怪指而笑侮之是夜歸舍至寢夢偕  
其友丁子和行抵別館逢兩僧持挺大呼向前肆擊急  
奔趨欲避而前迫室屋不可進度事窮勢逼乃俯伏作  
禮引咎哀祈僧怒少霽謂曰汝更食牛乎對曰願自此  
永斷僧曰汝若再食來吾堂中必割汝足且縱汝歸程  
再拜而出既覺汗流浹於枕席心怔營不寧坐以待旦  
詣丁生之門方擬談說丁錯愕止勿言先敘所以無一

詞異於是相率往扣冰正見兩像夢中僧也怖悸益甚  
遂絕意太牢而餘事亦從斂戢



夷堅志甲卷十